

中共微山党史

资料

第四辑



NEWS

中共微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微山党史资料

第四辑

中共微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八月



一九五二年十月毛主席视察徐州时，在张光中同志陪同下游览云龙山。



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视察山东工作之后，经过微山湖赴延安。图为少奇同志和山东军区领导人合影。
左起：黎玉、刘少奇、肖华、罗荣桓。



左起：张新华 肖 华 王新兰



杜季伟 同志
原铁道游击队政委



刘金山同志
原铁道游击队大队长



王志胜同志
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原铁道游击队政委使用
过的驳壳枪

目 录

湖 上 交 通 线

- 开辟湖上交通线……………孙新民口述 王永仁整理 (1)
- 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张新华 (8)
- 压在心底的怀念……………**杜季伟** (12)
- 陈毅同志两次路过微山湖……………杨广立 (18)
- 跟朱瑞同志过微山湖……………苏 健口述 李金陵整理 (21)
- 永久的忆念……………张新华口述 陈延华整理 (25)
- 微山湖色慰征途……………王墨山口述 刘长岭整理 (32)
- 护送肖华同志过微山湖……………张新华口述 李金陵整理 (41)
- 抗日时期祁山情报站工作的回忆……………殷延伦 (44)
- 微山湖畔的王大娘……………魏 克 (49)
- 长青竹
- 忆老交通员秦明道…张新华口述 刘玉平整理 (57)
- 智送文件……………魏克 (68)
- 王二嫂智勇斗敌……………褚国新 (71)

铁 道 游 击 队

- 鲁南铁道队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更迭概况……党史办 (75)

铁道游击队·····	济宁军分区 (78)
鲁南铁道游击队·····	杜季伟 王志胜 (89)
战斗在津浦线上·····	刘金山口述 李金陵整理 (99)
擒匪记·····	杜季伟 口述 刘玉平整理 (112)

老 同 志 的 回 忆

抗日时期鲁桥镇地下党活动概况·····	刘 明 (119)
我在沛滕边县委工作的回忆·····	陶有亮 (129)
在敌占区工作的日子里·····	张 恺 (138)
夜闯顽占区·····	刘毓华 (149)
难忘的沙路口战斗·····	姚兴华 (153)
智取敌炮楼·····	魏 克 (156)

緬 怀 张 光 中 同 志

张光中同志在夏镇的建党活动·····	中共微山县委 (163)
深切怀念张光中同志·····	张新华 (170)
我们的好司令·····	刘金山 (175)
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诲	
——缅怀张光中同志逝世两周年·····	陆鹏展 (179)
深切怀念张光中同志·····	丁 平 (192)
对爸爸的怀念·····	伟 微 (193)
张光中履历简介·····	(203)

光 照 千 秋

- 想念你啊，文立征…………… 李 锐（205）
碧血丹心照微山
——褚雅青烈士生平事迹…………… 袁化坤（211）

日 军 暴 行 录

- 骇人听闻的“朱（猪）杨（羊）大祭”…… 李金陵（222）
关于日军杀害我叔父的经过情况…………… 朱本安（224）
关于日军杀害我父亲和胞兄的经过情况…… 杨传英（225）
日军火烧南阳镇…………… 刘广修 李金陵（227）
我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 杨冠义（230）
我的血泪控诉…………… 刘延文（231）
编 后…………… （233）

开辟湖上交通线

孙新民口述 王永仁 整理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在日寇的残酷扫荡、分割“蚕食”下，鲁南山区根据地被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严重局面。湖滨平原上，敌人的碉堡林立、沟路纵横。从湖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上下不通，左右失去联系，对我十分不利。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区党委的首长都很着急，一再指示在微山湖区活动的游击部队，要开辟一条湖上交通线。

这年夏天，湖西区党委派我到微湖大队担任政委。临行前，军区首长对我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湖上交通线，护送过往的干部。”朱瑞、肖华同志再三指示：“要服从大局，做好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千方百计地保持湖上交通线的畅通。”

过去，我们不善于做敌伪的工作，总认为敌人就是敌人，反动派不打不倒，有什么好谈的？还有些同志片面地接受了“湖西肃托”的教训，怕犯“右倾”错误，不敢沾敌人的边。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一味地靠枪杆子，拼硬，硬打。但我们这支不满二百人的地方武装，面对着成千上万敌伪顽军，单靠镇压，适得其反——四面树敌，处处挨打。别说护送过往的干部，就连自己的队伍，三天两头吃不上饭，睡觉一夜要换几个地方。情况紧急时，只能呆在船上，在芦苇荡里飘来飘去。

现在上级给我们指明了“开门的钥匙”——在于“争取、瓦解敌人。”这是一项新的斗争形式，如何下手呢？我们研究了多次，对盘踞在湖区的敌伪顽势力逐个进行分析。顽匪冯子固是沛县地方实力派，过去一度与我合作，后来在反共专员汤铁飞的指使下，挑起“六·一三事件”，两方闹翻，水复难收。铜北的耿聋子，是制造“千里井惨案”的凶手，一贯反共的死顽固派，对他做工作更是“墙上挂帘子——没门儿”。挑来挑去，认为伪警备队的团长尹洪兴还较好争取。尹团驻扎在夏镇一带，象一扇铁门扼守着交通要道。只要我们捅开尹洪兴这把“锈锁”，便可打开通路。

尹洪兴是“客军”，不了解地方的情况，害怕被“坐地虎”吃掉，一边推行“堡垒”政策，一边扩充实力，招兵买马。借这个机会，我们派医生刘家廉（共产党员）同志打进尹团，做了军医官。由于他医术高明，机智灵活，很快取得了尹洪兴的信任。

通过刘家廉同志，我们了解到：尹在“三番子”（青帮），与他的师父张修业交情很厚。张修业是西丁桥的地主，有一顷多地，开着粮行，当着保长。他在“三番子”中是“开山门”（收徒弟叫开山门）的“二十一炉香主”（当时二十一炉是三番子中辈份最长的），很有势力。此人为人谨小慎微，八面玲珑。他的儿子与我们的战士刘志田拜过“把子”，他本人也与我们有些关系。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一天夜晚，我便带着战士刘志田突然闯进张修业的家门。他吓得面色如土，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我笑着说：“你不要怕，我是来认师父的。”他以为我和他开玩笑，瞪大了惊恐的眼睛：“政委政委，俺可没做坏事。高抬贵手，开恩开恩！”说着就要给我磕头。我连忙把他扶住，详细说明了来意。他这才稳住了神，抹掉了脸上的

冷汗，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点小事何烦政委劳驾，只需捎个口信也就妥了。张某敢不效劳？惭愧惭愧。”我给他“戴个高帽”，笑道：“事情成败，全赖师父了。”他高兴得眉飞色舞，满口应允：“放心吧，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尹洪兴是个明白人，与你们作对，有什么好果子吃？”

过了几天，张修业跑来找我，说：“我好说歹说，他总算通了。不过，他想请你到夏镇面谈一次。”

到夏镇面谈？去，还是不去？大队几个干部商量了半天，也定不下来。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让我去吧！”大队长说：“先别定局，等请示一下上级再说。”

在我军打了一次胜仗之后，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这天夜晚，一弯新月悬在湖上。我和警卫员小方化装成走江湖的行医，来到夏镇刘家药店。铺板已上，店门半掩，门槛上坐着一位奶孩子的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朵鲜艳的红花。看到那朵红花，我知道一切顺利，便走上前去搭话。

“请问大嫂，刘先生在家吗？”

“您是瞧病，还是抓药？”她上下打量着我，反问了一句。

“不，俺是来会朋友的。”

“好！里面请吧，当家的刚好在。”她笑着站起来，让开门路。

我和小方跨进门槛，刘嫂就手插上了店门。穿过过道，后面闪出一处小院。北面是三间堂屋，一明两暗。几束灯光从东间窗棂的缝隙里挤出来，斑斑点点洒在檐下的花影里。院里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

闻声，刘家廉走出房门，笑咪咪地迎上来，握住我的手，向东间一努嘴，悄声地说：“政委，他已经来了。”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让警卫员留在外面，我和刘家

廉同志走进去。挑起布帘，望里一瞅：靠山墙放着八仙桌、藤圈椅，桌上摆着罩子灯、茶壶茶碗、烟土烟枪，屋里充满了烟雾。灯影里站起一人：头戴呢子礼帽，身穿青缎子大褂，一手托着烟枪，一手拿着芭蕉扇，面色青黄，刀刻无肉，两鬓斑白，脊背微驼，那一对深陷的眼睛象两盏小灯，先是惊慌地朝我“忽闪”几下，继而满脸堆笑，按三番子的礼节，抱拳拱手盘海底（在帮的人初次见面，相互打问，叫盘海底）。

“请问老大（三番子互称老大），这边喝茶吧？”

我微微一笑，还礼道：“老大在帮吗？”

“一不在帮，二不在会，沾祖师爷的灵光。”

“好说！家里义气。”我伸出三个指头，露出“家底”。

“啊，请坐请坐。”他眼里闪出喜悦的光彩，象老朋友似的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不住地赞叹：“真是意想不到，孙政委这样遵守信用，义胆包天，令人敬佩。”

我笑道：“我们共产党从来说话算数。来日方长，尹团长自可验证。”

这时刘家廉端来了酒菜，尹洪兴说：“今晚‘借花献佛’，与政委开怀畅饮，咱们不拘礼仪，以兄弟相称，开诚布公聊聊好吗？”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自然高兴。忙说：“这样最好，俗话说‘火心要虚，人心要实’，推心置腹才能成交嘛。”

他眯起眼来，抿了一口酒，咂咂嘴，故作镇静地问道：

“听说贵军最近打了胜仗，吃掉郝二毛子一个整团？”

我看穿了他内心的紧张和恐惧，顺水推舟，给他敲敲警钟：“我们历来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郝二毛子不自量力，处处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忍无可忍，不得不教

训他一下。”

“对对对！他罪有应得。”尹洪兴停顿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听师父讲，老弟胸怀宽大，深明事理，不知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法？”

我将国际上苏联大反攻，德寇节节败退，日寇陷身于太平洋战争的泥潭，处处挨打的狼狈情景，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向他详细地讲明了。接着向他指出：弃暗投明，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他沉默了半晌，才愁眉苦脸地说：“老弟，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个中国人，还能没有一点天理良心？可是，事到如今骑虎难下，就象是吸大烟吸上了瘾，想戒也戒不了呀！”

我说：“只要不讳疾忌医，没有治不了的病。抗日不分先后，爱国皆为一家嘛。只要真心悔过，我们就欢迎。”

他那枯黄瘦削的脸上发出了光彩，“如不见弃，我当十二分地高兴，不过……”他收住话没往下讲。

我说：“你有话尽管说，何必吞吞吐吐。”

“我是想再等一阵子，鬼子把新的装备发下来，再……不知老弟能否谅解？”

我知道他这是托词，想观察局势，看看风向再定，对他这样一个人，要想一下子让他转过来，也是不可能。我说：

“我们可以等待，不过你应拿出点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诚意。”

“当然当然，老弟尽管吩咐。”

“为了避免误会，发生冲突，你应当撤掉南庄附近的几个据点，不要阻碍我们的活动。作为交换，我们也不到你的防地，让你为难。鬼子有什么动静，也希望你能给我们打个招呼。”

他笑容满面，满口应允。

以后不几天，他果真撤掉了南庄附近的几个据点。我们也遵守协议，没去他的防区活动。我们湖东根据地逐渐恢复，连成一片，终于打开了“大门”，开辟了湖上交通线。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安全通过。

由于形势逐渐好转，我军发展壮大，尹洪兴也逐步向我们靠拢。刘家廉同志成了我们与尹的联系人。每遇重大事情需要与他面谈时，我就去夏镇找他。当时我们部队药品奇缺，刘家廉利用他的身份，搞了大批药品，秘密送往鲁南山区和湖西根据地。尹洪兴尽力替我们掩护。

有一次尹洪兴捎信来，说有要事，要与我面谈。我们又在刘家药店见了面。

他说：“滕县的警备队很坏，在日本人面前告我的状，你们能不能除掉它？”

我说：“当然可以。我们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从不手软！”

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太感谢你了！明天一早，他们要路过薛庄回滕县，那里的地形十分有利……。”

第二天拂晓前，我带微湖大队隐蔽在薛庄周围的高粱地里。太阳刚爬上树梢，果然有一排伪军来了。当他们进入包围圈，一声令下，战士们冲上前去，不过五分钟，战斗胜利结束，伪军无一漏网，全部被俘。押到葫芦头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尹洪兴的人。原来滕县警备队头天夜里已经回去，尹洪兴没有来得及通知我们，造成误会。好在没有伤亡，虚惊一场。我们用煎饼、鲜鱼招待他们一番，每人又送他们一双布鞋，放他们回去。为这事尹洪兴非常感激，说：“八路军真是仁义之师，天下少见。”从此，尹洪兴对我们更加信服，密令他的部下不要与我们摩擦。我们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

对付顽匪，使湖东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

由于正确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开展了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湖上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微山湖成了连接湖西、鲁南山区、华中、陕北的桥梁和中继站。我们微湖大队和兄弟部队配合，安全护送了千余名过往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朱瑞等许多首长。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曾受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嘉奖和中央首长多次表扬。陈光、罗荣桓、肖华、黎玉四位首长，当时还联名写信给我们。信中说：“……你们象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趟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保证了南北交通的畅通……。”



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

张新华

给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使我这个老游击队员又回想起当年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的情景，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那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事情。当时，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遍地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进行残酷的扫荡。只有微山湖是我革命根据地，是华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

为掩护刘少奇同志安全过湖，我奉湖西军分区司令邓克明、政委潘复生之命，负责接送刘少奇同志。接头人是鲁南军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和滕沛大队政委李明。

按照预约的时间、地点，我提前放出了警戒，安排了船只，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拂晓前，我与李明同志取得了联系。李明说：“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马上就到，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共十多人，是铁道游击队的同志护送的。”我说：“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

不大一会儿，刘少奇同志和同行人员，在曾国华同志的陪同下，由孙茂生同志（原铁道游击队三队队长）带路，风尘仆仆地走上湖堤。我忙上前迎接，说：“首长一路辛苦了。”刘少奇同志握住我的手，风趣地说：“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怪疲劳。”接着，便向湖边走去。

我一声招呼，从芦苇丛中划出七条小船来。刘少奇同志坐在船尾上，向铁道游击队的同志挥手告别。小船象离弦之箭，沿王鲁河，穿芦苇，飞驰湖心。

由于当时特别干旱，湖水有的地方干涸。走出二、三里路光景，湖水越来越浅，船不能负重，刘少奇同志就卷起裤腿，涉水而行。刘少奇同志边走边问护送民兵，用的什么枪，开展了哪些对敌斗争，湖区人民生活怎么样，等等。大约一小时，就到达大捐村。

大捐，位于微山湖的中心，是大运河、王鲁河的汇口处，是我抗日模范村。

到达大捐后，刘少奇同志和护送民兵一一握手致谢。民兵们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首长，有说不出来的激动，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接着，刘少奇同志又换乘小船，驶向大捐西南，在一个芦苇包围的沙峪上落了脚，住在刘钦田夫妇的一只大船上。

遵照上级首长的嘱托，我事先找来三孔桥厨师张本义。他是我一个要好的朋友。他做了鱼、虾、鸡、藕等几个菜，还买了两条天坛牌的烟。刘少奇同志说什么也不自己食用，把烟分给大家吸，还硬把我和曾国华等同志拉到一块，共同就餐。吃过饭后，刘少奇等同志就休息了。

刘少奇同志休息一会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会儿写，一会儿看材料。休息的时候，刘少奇也不闲着，借机和刘钦田夫妇聊家常，倾听群众的反映，了解湖上生活和对敌斗争情况。

夜幕降临了，微山湖格外的寂静。曾国华同志问我：估计哪里有敌情，我们暴露没暴露，据点有什么变化吗，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曾国华同志又说：“首长长途跋涉，很疲劳，想住一宿，明天傍晚再起程，你看行吗？”我沉思了一下，答道：“没有什么事，住就住下吧。”为了慎重起见，